

五松居杂笔

樊希安 著

长春出版社



五松居 杂笔

樊希安 著
长春出版社



(吉)新登字 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五松居杂笔/樊希安著. —长春: 长春出版社,
2000. 7

ISBN 7 - 80604 - 959 - 2

I. 五... II. 樊... III. 文学 - 作品综合
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1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0334 号

责任编辑:张 樱 杜 菲 封面设计:龙震海

长春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
(邮编 130061 电话 8569938)

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长春出版社经销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8.375 印张 6 插页 173 千字

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 000 册 定价:13.80 元

题 记

本书收入我自1998年6月出版散文集《愧对芦荟》以来的48篇文章，除旧体诗结集《五松居新咏》另行出版外，两年来业余笔耕的成果悉数在此了。

取名《五松居杂笔》，主要因体式多样，内容庞杂。所收有散文随笔，有杂文短论，也有论文和讲稿，五马长枪不拘一格；内容涉猎广泛，国际国内，天上人间，心境世象，芝麻绿豆毕至杂陈。冠之以“五松居”，盖因新居窗下有五棵松树也。不想创什么“品牌”，也不去附什么风雅，只是告诉读者在何处躬耕而已。

拙书分为五辑：一为“生命·布·奶奶”，叙说我个人的经历、情感；二为“闻酒识将军”，抒写我对美好人格的赞美与向往；三为“男儿当自强”，畅言我对人生的感悟与解读；四为“跟谁‘闹革命’”，是对纷繁世象的观察和品评；

五为“出版产业论”，是一些出版和读书方面的心得体会。分类很难合理，只是大体划出五个板块，告知每块田里都种些什么庄稼。

将这些文字辑而存之，对关爱我的人们是一个交待，对自己则是以往两年人生的纪念。近年来我致力于旧诗创作，已结集交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将此书和诗集《五松居新咏》互相映照，就可以读出我近年来沧桑人生的概况了。

岁月不居，转瞬四十有五。顾往忆旧，十分感激一直关心我工作、生活、创作的所有亲人和朋友们。借拙作出版之际，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！

樊希安

2000年5月15日编讫记

于长春

目 录

题记 / 1

第一辑 生命·布·奶奶

生命·布·奶奶 / 3

煮肉 / 10

忆参军 / 14

当年一段歌 / 23

钢笔的故事 / 28

接到入会通知之后 / 32

酒瓶中的乐趣 / 37

收寄一份好心情 / 40

第二辑 闻酒识将军

心香一瓣祭恩师 / 45

闻酒识将军 / 50

站在将军楼前 / 55

大鸾翔宇起淮安 / 62

重读方志敏《可爱的中国》 / 66

好官必是廉吏 / 73

第三辑 男儿当自强

我的属相 / 81

男儿当自强 / 84

笑对失败 / 88

生命诚可贵 / 91

劳动是最美丽的 / 94

吴登云的值与不值 / 97

我看《泰坦尼克号》 / 101

第四辑 跟谁“闹革命”？

“荒唐碑”的荒唐 / 109

跟谁“闹革命”? / 112
瞧瞧“名人出书”的背影 / 115
“三易书名”的悲哀 / 118
书作“砖头”亦恼人 / 121
从“天都”败诉想到的 / 124
尴尬的两难 / 127
挑担茶叶街上走 / 131
读报随想 / 134
邮局是干什么的? / 138
揭铺铺揭何时休 / 141
掀起你的盖头来 / 143
“屁事”有感 / 145
悲剧不能重演 / 148
谁是“王八蛋”? / 151
惟愿警钟长鸣 / 154
“世纪婴儿”的国籍 / 158
琵琶岛沉思 / 162
德国人的“认真” / 165
北约是什么东西 / 168

第五辑 出版产业论

出版产业论 / 173
民族出版的危机与出路 / 182

做一名优秀编务工作者 / 193
《当代中国朝鲜族》画册出版侧记 / 198
《周恩来生平》简评 / 203
金叶及其《都市少年》 / 205
读书与提高人的素养 / 209
我对“新古诗”的几点认识 / 226
半生明月一帆风（代后记） / 238
生命的感悟
——《五松居杂笔》编后 / 256



生命·布·奶奶

第一辑

生命·布·奶奶

这篇文章是儿子和我共同完成的。那日我偶翻他的日记,被其中的一篇深深感染了。这篇日记篇名为《生命·布》,标明“98年10月18日 阴雨”,全文录下:

爱干净的妈妈收拾衣柜,拿出一张叠放整齐的布。“这是你奶奶以前织的。”她说。我摸了摸这块布,真的是很粗糙。我睹物思人,想起了已过世的奶奶。

奶奶这一辈子都在农村,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农村妇女,我对她的印象不很深刻,因为我只见过她两次。但如今我摸着这块布,这块粗糙的布,不禁想起了她,又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凄然。

我仿佛看到奶奶正在纺车前织着那块粗糙的

布,我仿佛体会到了生命的短暂与珍贵。

啊,我悟到了,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也正在编织着自己的布吗?当用完最后一丝线时,那就是生命的尽头了。我想,无论这块布华美与否,对于我们来说,它都是最为珍贵的,因为为了它,我们用尽了一生的精力……

平心而论,儿子的这篇日记写得不错,从文章的立意到遣词造句都体现了高二学生的写作水平。但最令我心动的不是其写作水平的提高,而是文中蕴含的对奶奶的情愫以及透过此对生命意义的感悟。我的家在豫西北平原,那是盛产棉花和小麦的地方。儿子五岁和九岁时,我和妻子先后带着他回去过两次,行程匆匆,时间短暂,故他对奶奶印象不深刻,写不出更多有感性的东西。他的文章中也有确有“粗糙”的地方,明显之处有二:一是把一匹布称为“一张布”;二是“仿佛看到奶奶正在纺车前织着那块粗糙的布”,给人一种布是在纺车前织出来的感觉。错错错!但是,这错误不是我儿子一个人独有的错误,由于生存境遇的不同,加之时代的变迁,他们这一代人,或再上溯到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,又有谁能说得出农家土布是怎样织出来的呢?不知并不为怪,但不知却难以知晓其诞生的艰辛,难以知晓农妇为此付出的辛劳,也难以理解我们这一辈人对老一辈人刻骨铭心的情感。为此,我要接续儿子《生命·布》的话题,告诉他一匹家织布产生的历程,他有怎样一个以日月抛梭用生命织布的奶奶。

儿子,我的母亲你的奶奶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,嫁给了

一个同是出生穷苦人家的我的父亲你的爷爷。你奶奶和爷爷结婚时房无一间,地无一垄,借住在别人家里,靠给人家当长工做佣工过生计。那时,奶奶和爷爷很穷,穷到了极点,但虽穷,却有生活的希望和异常坚韧的奋斗精神。凭着自己的双手,一点一点置办了家产,以后又陆续有了6个孩子。在微不足道的家产中,就有一台织布机和纺线车以及纺线织布附属的一些物品,这是日常家居的必备品。黄梅戏唱“你织布来我耕田”,不织布衣从何来?虽说本世纪初已西风渐进,产生了“洋布”,但是价格昂贵农人何敢问津?我生于50年代中期,从记事之日起,就知道全家的穿戴都是靠你奶奶一手织出来的。我那时年纪幼小,尚不知生活的艰辛,甚至觉得纺线、织布很好玩,当你奶奶不在身边时,我会把纺车搅得“嗡嗡”乱飞,如玩具般玩耍;或者跳上织布机,“咔嗒咔嗒”地乱踩一通。以后年纪大了,才知道你奶奶是何等的艰辛,她把生命织成了布,让我们穿在身上的去御寒和炫耀。

儿子,一匹布的产生是艰难的。从一粒棉籽入土到收获棉花,从棉花再转换成布匹,历经春华秋月,融进了你奶奶无尽的血汗。一粒棉籽种入土里,出苗后浇水、打杈、喷药,收获时收摘、晾晒,送去轧(除去棉籽)、弹(疏松成皮棉),已经耗费了几多心力,然而要把它变成布匹,只是“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”,还要耗费更多的心血。先是搓(搓成纺线用的棉团),后是纺(把棉团纺成线),其次是浆(绞线变硬),再次是染(染成各种颜色),再次是缠(缠成适合织的规格),再次是织(把线织成布),再次是捶(使布柔软),再次是抻(抻布使之直)。其中难度最大的是纺和织两道工序,最耗时力,你的奶奶智慧能

干,是远近闻名的织布能手,有令人叫绝的纺织技术,但技术的背后是心血,它要靠精力和耐力的支撑。我是亲眼看见你奶奶是如何纺线织布的,时至今日,我一闭上眼睛,就能想到你的奶奶冬夜纺线和雨天织布的模样。

打我记事起,咱老家堂屋贴近腰墙(把两间房隔断的墙)的地方,就摆放着一辆纺车。摆放了多少年,我说不清;纺了多少线,我也不知道。但我知道,纺车的轴、摇把都磨得油光光的,昭示着日积月累之功。纺车之前,摆放一只草编的蒲团,那是你奶奶的坐席。离纺车不远是一只方桌,左右有木椅两把。两把椅子白天可待客,晚上一把供辛劳了一天的爷爷休息(那只躺椅),另一把留给我或你的姑姑做作业使用。纺车之所以要靠近方桌,是方桌上有一盏煤油灯,你的奶奶可借助灯光来纺线。冬夜是漫长的,那是你奶奶纺线的最佳时光。收拾了碗筷,洗过了锅盆,你奶奶便像准时上岗的哨兵,坐在了纺车前。我趴在桌子上做作业,不久,躺椅上你的爷爷便鼾声如雷,他给人家修房造屋做木工活,实在是困极了。每当这时,你奶奶便让你爷爷去睡觉,爷爷不肯,揉揉眼睛说:“我再坐会。”他是想多陪陪你纺线的奶奶呀。夜深人静,我和你爷爷都睡下之后,你奶奶纺车的“嗡嗡”声仍响个不停。爷爷招呼奶奶:“旺妈,你也睡吧!”奶奶说:“再纺几个骨节(方言,指棉团)。”这时,奶奶把桌上的油灯端下挂在贴近纺车的墙上,把灯芯调得光亮如豆,又开始不停地摇动着纺车。只见她右手摇车,左手抽线,随着纺车一圈一圈地飞舞,锭上的线也越缠越多。一锭缠满,卸下再缠。这是个手眼并用的活路,“抽一丝而动全身”,消耗的体力是可想而知的。那时我睡觉的房

间和你奶奶的纺车只有一墙之隔，常在纺车声中进入梦乡。一觉醒来，可听见纺车的“嗡嗡”声；又一觉醒来，“嗡嗡”声仍不绝于耳。有时不听“嗡嗡”声，却有灯光映射进来，便爬起来从门缝向外看，只见你奶奶坐在纺车前的蒲团上，头一点一点地打起了盹。“妈，去睡吧！”我心疼你奶奶。“乖，你睡吧，我一会儿就来。”话声刚落，纺车声又起，好像一个乐章奏完又开始了另一乐章。早晨起来，不见了坐在蒲团上的你的奶奶，她开始操持一天的家务，锅灶间、猪圈旁闪现着她的身影。摸摸纺车前草编的蒲团，上面似乎仍残留有你奶奶的体温，纺车前堆放的棉团不见了，只见小筐里摆放着一群又白又胖的线娃娃。夜夜如此，岁岁如此，我就是在你奶奶的纺车声中长大的。

俗话说“男耕女织”，实际上你奶奶并非专司织布，大田里耕作，哪一样也少不了她，春种秋收夏锄冬藏样样都需要她忙活。织布是农活外的业余活动，多是在农闲时节或阴雨天进行。咱家那台老式织布机摆放在街房一进门且临窗的地方，这样光线充足，能看得清楚。农闲或阴雨天是农人的“星期天”，但这时，你的奶奶却更加忙碌，她要利用这一时间把全家人穿衣做鞋盖被用的布匹织出来。她上了织布机，一坐就是数个小时，脚踩布机，手执木梭，一梭一梭地织。“咔嗒咔嗒”，“咔嗒”一声，梭走一个来回，把纬线织进经线，布便一毫米一毫米地增长。这织布如春起之苗，不见其增，时见其长，需要体力，更需要耐力。一梭一梭，千梭万梭，才有尺长寸进。儿子，表示布的单位并不用“张”，而是用匹。一匹家织布，横幅为1尺或1.2尺，长度为老尺的三丈二或三丈六。你的奶奶

一坐上织机便进入了忘我的境地。一天下来能织多少我也记不清,也不过一两尺吧,一匹布要耗费多少时间呢,数匹布耗费的时间则要更多。你奶奶会织普通的布,也会织花布,还会织做床单的布,而布越复杂越要耗费更多的时间。农闲时节,你的奶奶就是在织布机上度过的;在这古老的织布机上,她度过了她的一生,她卸下一匹,再织一匹,日日不息,连绵不断。这些布使我们全家有身上穿的衣,脚上穿的鞋,床上盖的被,使我和你的伯伯姑姑们身上夏有单、冬有棉,过节有新衣,能齐齐整整地站在人前面,有做人的体面和自豪。可是,我们身上的一丝一缕,都渗透着你奶奶身上的血汗啊!

我当兵离家时,穿上了新军装,里外一新,你奶奶却坚持用家织布给我做了一套衬衣衬裤,说家织布贴身,穿着吸汗、暖和。我和你妈结婚时,你奶奶捎来两床用家织布做里的被褥,是她和你的姑姑们趴在地下的凉席上,一针一线地缝起来的。你出生时,你奶奶还寄来了用家织布做的小衣服呢!我和你妈第二次带你回老家时,你奶奶明显衰老了,且患病在身手脚不便。她让你姑姑从箱底拿出一匹家织布,拉着你妈妈的手说:“就剩这点箱底了,你带回去,也许能派点用场。”说话带有老将不能再驰骋疆场的凄然,又洋溢着对子孙不尽的爱意。多年啦,这匹布被你妈妈精心地收藏着,算作是一点纪念。而它恰恰被你看见了,使你“睹物思人,想起了已过世的奶奶”,而你的日记,又勾起了我对你奶奶的怀想。

是的,活着的人都在织着自己的“布”。你说得好,这块布不管华美与否都是珍贵的,因为它用尽了“一生的精力”。这又使我联想起了你的奶奶。你奶奶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农村妇